

## 心香一瓣

## 纪念章

蔡永平

我退休了，住在幸福苑小区里，过上了闲散自由的生活。我早上在家看书、养花、听戏曲，下午去小区广场，同一群老人们下棋、打牌、侃大山。

广场的八角亭里，坐着一个银白头发、脸上皮肤松弛满是老年斑的瘦高老头。他表情木讷，眼神呆滞，时而抬头呆呆地看天，时而侧头呆呆地望着人群，时而低头呆呆地看看脚下。

我喊他一起来打牌，他呆呆地看我。旁边的刘老头指着自己的耳朵说：“他耳朵背，听不到了，你不认识他吗？”我瞅他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是谁。刘老头眯缝眼，满脸钦佩地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俊书记！”

啊，原来是他呀。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他是县委副书记，他下基层进工厂入农户，他修公路筑水库建学校，为民办了许多事，人们亲热地称他是“我们的赵书记”。后来，他到市上、省上工作了。一晃三十多年，在这儿竟碰到了赵书记。

我走上前，握住赵书记的手：“赵书记，您好，我是响水河小学的蔡老师，是您修建了响水河小学。”赵书记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我。刘老头叹口气说：“赵书记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认识人了。他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回到县城，小儿子赵志明照顾他呢。”

赵志明和赵书记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清瘦的面庞，大大的眼睛，瘦高的身材，他在热力公司上班。每天，赵志明把赵书记带到小区广场上，手脚比划大声叮嘱赵书记几句，笑咪咪地跟广场上的人们打个招呼，骑上电动车一溜烟去公司上班。

赵书记安静地坐着，坐久了，站起身，佝偻腰，绕着广场慢腾腾地散步。

这天傍晚，赵志明骑车回来，在广场上没看到赵书记，在小区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赵志明慌了，问我们，我们都摇头，没在意赵书记去了哪儿。

赵志明急了，给亲朋好友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群人，他们分头四处

去寻找。小区里的居民们也纷纷出动，在小区里、街道上询问寻找赵书记。

晚上十一时多，赵志明车后座上带着赵书记回来了，大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赵志明擦拭满头的汗水说：“老爷子走到县委了，月底了，他要去县委交党费。”

刘老头感慨：“小区到县委坐车要40分钟，赵书记怎么能走到呢？赵书记又怎么能找到呢？”赵志明说：“老爷子别的记不住，只有这个记得清楚吧。老爷子的组织关系转到社区了，我每月月底带他到社区交党费。怪我，这几天工作忙，忘记了这事，老爷子着急了，自己找到原来的县委了。”

我说：“小赵，这样很危险，你给赵书记做一个像学生证一样的牌子，写上信息，挂在赵书记脖子上，以防万一。”赵志明点头答应。

第二天，我看到赵书记脖子上挂了一个红色的牌子。他拿起牌子端详半天，皱着眉头取下来，扔到了垃圾箱里。赵志明下班回来，双手比划着

大声问赵书记：“爸，您带的牌子呢？”赵书记黑了脸，嘴里嘟囔：“丢人现眼的，我才不带那牌子呢。”

“七一”前夕，我参加了社区的建党庆祝活动。会场上，赵书记端正身子，眼睛一动不动地仰视主席台正中高悬着的金色党徽。赵书记要上台了，他甩开赵志明搀扶的手，挺直腰板，昂首走上主席台。社区党委书记向赵书记和五位老同志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荣誉证书和纪念章，老同志们脖子上挂着纪念章，手里捧着荣誉证书，仰起满是沟壑的脸庞，在灯光映照下高大伟岸。

满头银发、满脸老年斑的赵书记端坐在八角亭里，他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赵书记双手握成一个心形，将纪念章捧在手心中，时不时捧起来端详，他眼中闪光，满脸堆笑，成了一朵绽放的梅花。

广场上的人们围拢到赵书记身旁，注目红彤彤的纪念章，向赵书记竖起大拇指。

## 生活感悟

## 父亲称书的启示

东黎

小时候，我在村里上小学，父亲锄草施肥，天天在庄稼地里劳作。那天，父亲从农田浇水归来，把我叫到跟前，说：“我来教你。”

我“噢哦”笑出声来，心想，父亲大字不识，怎能教我？父亲端坐在那里，指着我的铅笔，一本正经地说：“把你写字的铅笔拿过来。”我真不知父亲要说什么，疑惑地把一支铅笔递过去。父亲稍作停顿，接着朗朗地问：“你知道这支铅笔有几种用途吗？”我眨巴着眼瞧着父亲，一出口就答道：“写字呗。”父亲摇摇头，“再想想。”我转了一下小脑瓜，顽皮地说：“还能当玩具玩，我能玩上大半天呢。”父亲说话像打雷，高着嗓门一字一句地说：“别小看这指头长的铅笔，必要时，一支铅笔还能用来做尺子画线，铅笔的芯磨成粉还可作润滑粉。一支铅笔按相等的比例，锯成若干份，可以做成一副象棋，还可当作玩具的轮子。野外有险情时，铅笔抽掉芯还能当成吸管喝石缝里的水。遇到坏人时，削尖的铅笔还能作为自卫的武器……总之，一支铅笔有无数种用途。”父亲还说：“学知识，还要懂生活，千万不要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物，关键时刻都能拿来用。”

一转眼，许多年过去了，在城市安家的我在一个繁华地段摆了一个旧书摊。书摊规模不算小，好多书等待打折出售。说是旧书，其实每本书都有九成新。谁知，买书的人却很稀落，好多人瞧上一眼，连头不回就走了。几天过去了，售书情况仍不见好转，

我只好原来基础上又调低了价格，可一大堆书还是无人问津，我急得来回直跺脚。

父亲从乡下老家赶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杆秤。父亲在乡下耕地、锄草、种菜，父亲的秤是卖菜用的，是用来给西红柿、茄子、冬瓜、辣椒称重量的。我呆呆地看着父亲，感到很奇怪。第二天，父亲来到旧书摊，对顾客嚷嚷道：“旧书不按价，按斤卖，20斤一堆，价格低廉，卖完为止，快来挑选。”不到三天，好大一堆书竟卖了个精光，没有亏本，还略有盈利。其实，我这个打折的旧书摊各类书籍都有，历史类、哲理类、文学类、家庭百科全书、学生书籍等等，适用于各类群体，只要用心挑选，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书。我很纳闷，为什么以前很少有人光顾，倒是种地的父亲这样一杆称菜的秤提起来一称，本来卖不动的一大堆书，竟会一扫而光呢？农民父亲的秤也能用来称有标价的书？我好奇地向父亲，父亲平静地说：“你让利于别人，别人才会买你的东西。一杆秤称菜、称粮食，若用来称书卖，看似奇怪，但这表明你对顾客的坦诚和最大程度地想着别人，顾客才会认可你。”

一支小小的铅笔，不只能用来写字，它竟有那么多种用途。谁又想到，农民父亲的秤，在乡下用来卖菜，在城里还能用来卖书。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物，不要只想着只能做一两件事，其实，它有着无穷的奥妙呢！静下心来，走进生活吧。

## 岁月留痕

## 思念之情便愈浓

陈琦

今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有时想写点怀念、追思的文字。转念一想，积淀在心中的思念最真挚，最珍贵，在我心里，父亲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他的音容笑貌及至一举一动，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清晰如昨……

晚年，父亲喜欢坐在一张软坐垫的靠背椅子上，习惯性地用一把折叠扇遮挡住右眼，看看电视新闻，偶尔会发表一些看法。翻看《参考消息》时，尽管眼睛已经看不清了，用父亲的话说是：“看看大标题”。因为腿脚行走不便，平时父亲很少出门，他会在屋里来回走走；有时，我还会为他走得少与他发生争执……

父亲性格耿直，为人正派；虽不善言辞，内心极为细腻，善良，解人意。记得“文革”期间，韩美林大师在淮南瓷厂“劳动改造”，每天中午要在食堂门口挂牌“示众”。等结束时食堂已是残汤剩饭了，有时只能饿着肚子回宿舍。母亲那时在食堂卖饭票，回家后，母亲把这一情况告诉父亲，父亲出主意：你主动声色，提前给小韩打好饭菜，偷偷放到办公室炉子旁，不就行了吗？母亲依计而行，解决了韩美林吃饭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潘集煤田掀起大建设，修筑沥青路面的公路，急需大量沥青。父亲在单位任供应科科长。原本，他可以安排材料员驾车去接洽拉货。但当得知货源紧缺供不应求时，他二话不说，带上货车直奔天津大港油田和山东东营胜利油田联系采购运输沥青，一个来回就达1600多公里、1400多公里。他都跟大货车，一直坚

持了近两个月。时值夏季，当时路况也差，一路颠簸下来，吃不好，休息不好，人眼见消瘦了；身上，捂出了一片片痱子……

父亲一生的工作，都是在财务、销售、供应等部门，按照现在的说法，属于热门岗位，有“求”于他的人往往排队请吃送礼，都被父亲婉拒了。为此，他甚至把烟都给戒了。

记得他担任某基建单位副主任的几年里，那些想揽工程、推销材料的包工头和老板，想方设法找上门拉关系、套近乎。父亲告诫家人：不要让他们来家里，更不能收他们带来的任何东西，哪怕是几块糖果。记得有一次，一个江苏邗江推销油漆的小老板敲开我家门，寒暄几句后留下手里的东西想走。当时，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已经看出来，小老板是来送礼的，就有所防备地站在大门内侧，见他留下东西要走，就堵住了，让他把东西带走。他不肯，母亲要付钱，他不收。母亲坚持付了2元钱给小老板后，才放他走。后来，打开他送的东西一看，是两瓶镇江香醋和两瓶扬州小萝卜头酱菜（当年，镇江香醋是3角一瓶，小萝卜头是2角5分一瓶）。父亲回来听说后说了一句话：一定记住，以后不要再给他们开门。

父亲节前，我从书柜里把父亲的各种获奖证书拿出来翻看，厚厚的一摞，足有二三十本。其中，一本1988年由局党委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证书，一枚2009年由安徽省委、省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让我记忆犹新，思念之情愈重愈浓……



丰收

黄益先 摄

## 凡人心迹

## 栀子花开

代宜喜

夏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勾勒着季节的轮廓。万物生长，百花争艳，然而在这绚烂的画卷中，最令我魂牵梦绕的，仍是那洁白如玉的栀子花。

栀子花，不似牡丹那般富贵，也不似玫瑰那般娇艳，它静静地绽放，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却足以沁人心脾。每当栀子花开，我便会想起那些与花相伴的流年岁月，想起那些被花香浸染的过往。

三十年前，栀子花开，我背着行囊，怀揣着对梦想的渴望，走出了家门，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那时，家乡的栀子花开得正盛，一朵朵洁白的花朵，在绿叶的映衬下，宛如天真烂漫的少女，纯真而又美丽。每当学习疲惫之时，我便会想起家乡的栀子花，想起那淡淡的清香，心中便充满了力量。

二十年前，栀子花再次盛开，我已经走进煤矿，成为了一名矿工。在矿山的岁月，虽然艰辛，但每当我与勤劳的工友们为了生活默默付出，我便会想起家乡的栀子花。那洁白的花朵，仿佛在告诉我，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要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十年前，栀子花盛开之时，而我已调入进了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宣传。从拍摄照片到撰写新闻稿，我用文字和镜头记录着矿山的变化和发展，也记录着矿工们的喜怒哀乐。每当栀子花开的季节，我便会深入矿区，用镜头捕捉那些与花相伴的温馨瞬间，用文字书写那些与花共舞的美好记忆。而这一切，都与那洁白的栀子花息息相关。是它，给予我力量，让我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是它，给予我灵感，让我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是它，给予我温暖，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再孤单。

如今，在栀子花香的季节，我总会漫步在花园中，静静地欣赏着那些洁白的花朵。它们仿佛是我的朋友，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我会轻轻地抚摸着它们的花瓣，感受那淡淡的清香，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涩的青春，回到了那个充满梦想和追求的时代。

栀子花开，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象征。它代表着纯洁、美好和希望，也代表着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让我们都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像栀子花一样，静静地绽放自己的美丽和芬芳。

栀子花开又一年，愿我们珍惜每一个与花相伴的时光，在生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而那一朵朵洁白馨香的栀子花，也将永远盛开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风景。



夏日攀岩

左先法 摄

## 凡尘一瞥

## 丢钱

龚维皖

火车哐当哐当催眠一样，上车就打算和衣躺下，可对面上铺有个小伙子，健壮结实，第六感官让我横竖都觉得不对劲。临睡之前已经很仔细地把公文包塞在头下了，这会儿总是忐忑不安，又起身检查一番拉链……折腾来，折腾去，又把包带缠在手指头上，心想这样该万无一失了。

恍惚间到蚌埠了，窗外大放光明，对面的几个卧铺早空空如也，神经一下地放松了，手指头依然缠着包带。此刻那哐当哐当的声音就是最美音乐，真想美美地睡一觉，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挤出了人头攒动的南京站，拍打拍打包上的灰尘，直奔业务单位。在人家热情接待之中，谈好协议。正欲展示证明和付款，糟了，这才发现包的里侧边缘处划了一个长长的口，里面一应证件和钱款不翼而飞。人家一看我呆愣愣地瞧着手中包，就明白了。忙劝道：“不要上火啊，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办了协议就等于把事情办好了。要不借您一点路费吧，回去再把钱汇来。”我顿时觉得眼眶发热：“啊，身

份证和介绍信都没啦，能放心吗？”大家都笑，业务主管说：“到这儿办光学仪器业务的，都信任呢。”

不用说，得自己掏腰包赔偿丢钱的损失。闷闷不乐，还得操心一沓证件。就在打好证明要去报社挂失的当儿，门卫送来一封信。信封署明的地址是王家湖，贴有邮票五十分。好生奇怪，那里没有我的熟人啊？启开一看，竟掉下自己的工作证，还附上几句话，大意是寄信人的孩子在火车道那里捡破烂，发现一个小布袋，里面有身份证、工作证和盖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怕丢证件的人着急，就按照上面的地址把工作证先寄来。随后还有一个请求：“请寄点钱来，再把身份证和其他都给你寄去！”啊啊，真奇怪：“这人做好事怎么不做到底啊？”需要身份证急切，很快就给对方寄去了10元，也很快就收到了丢失的所有的证件。

然，心里总觉得有个心事憋着，老是想起那个拾破烂的小孩，那个恳请寄钱的信。但，经年，也就是狐疑而已，欠着这份情，终没有迈开寻找真相的那一步。

## 往事随想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经过一冬的寒浸和孕育，小麦迎来了辉煌时刻，等待收获。如今麦收，与以前大不相同，等各种收割机开进麦田，瞬间，一株株小麦便粉碎，饱满麦粒被装进了袋子，麦秸成了碎草。

麦秸草很平常，不起眼，没有张扬的个性，但在农家人眼里它是块“宝”，与它有着特殊情结。

麦秸草用途多得很。70年代，那时麦收都是靠人工用镰刀一刀一刀地把成熟小麦割倒，然后，捆成捆，用牛马车拉回生产队的大场院，后来实行责任制后，就运到自己家小场院。农人们看着满场院东倒西歪的麦秸草，心里荡漾着浪花，筹划怎么利用好它们。接着，粗的一堆，细的一堆；高的一起，矮的一起，各种麦秸草按用途捆堆堆积起来。

无子无女的三奶妈正在用护草刀子把挑选的麦秸草扩开，一根根小米粒粗的麦秸草被扩成扁条，经干净水浸泡后，用一块毛巾包好，往

腋下一塞，夹紧，双手就开始抬起扩草的麦秸草辫。这是一种细活，全凭功夫熬出来的，两只手六根手指不停地编织，得好几天才能抬出一块辫子。麦秸草辫子一块能卖七八毛钱。还有一种不扩草的麦秸草辫，名叫“筛子”，一块能卖一元三角钱。这个数字在当时可是有吸引力的，让多少家庭为之倾慕。三奶妈就是靠着双手抬的麦秸草辫的收入保证家里油盐酱醋四季不缺，让三爷爷的穿戴也是得体出得去门。

那时，麦秸草辫是农家的一道风景，基本家家户户都在抬辫子，图的就是挣个平常零花钱。没钱给孩子添衣买鞋的，赶紧抬两块辫子；买张铁锨钱不凑手了，女人点着煤油灯在熬夜抬辫子；孩子想买辆自行车，母亲埋头抬辫子攒钱吧……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月圆月缺，小煤油灯下有多少双芊芊细手不停地在重复着一续一折一垒一捏这个动作。月明星稀，热炕头上，幼小的儿女早日进入梦的世界，丈夫白天被农活累得也鼾声阵阵，唯唯不知苦累的女人在煤油灯见证下让麦秸草辫一寸寸变长再变长，因为自己知道，那是家里的希望，那是农家的和谐，那是家庭幸福的桥梁。

麦秸草除了用于抬辫子，还可以编织其它草织品。像茶垫、坐垫、提篮、挎篓等等，当地许多草织品都是以麦秸草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因此，农家人把麦秸草称作“金贵草”。那个百十户的小村，就是靠女人抬草辫，编织草织品买上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等。

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房顶大多是用麦秸草披盖。用麦秸草披屋可是农家一年的大事。农家人根据自家草房间数、面积提前准备麦秸草，一年攒不够两年。麦秸草准备好后，就请来匠人披屋。屋顶上匠人拿着披板，抹着泥浆，把一捆捆蘸湿的麦秸草利落地放下，然后用披把“啪啪啪”拍上几下找平……金黄色的麦秸草好像一种颜料正在绘制着水彩画。从远处看，如同瑞云降临，美观吉祥。一上午，农家老屋披上了新衣裳，主人看着，心里倍感踏实，这麦秸草披

盖的屋冬暖夏凉，经济实惠、耐用。麦秸草没有狗尾草那种芬芳，骨子里却蕴涵着一股幽香，就是这种特性成就了己不失为一种牛、驴、骡、马等牲畜的好饲料。

小麦与农人早已融合在一起。要不，好多现象无法解释，譬如，用麦秸草烤的青鳝鱼味美浓郁；用麦秸草起火，把鳖子烧熟，烙的大饼脆甜香嫩；蒸年糕、蒸馒头农家都是用麦秸草代替蒸布，说是这样蒸的馒头松软白嫩，弹性好，有嚼头；农家新盘的大土炕启用时都要在上面铺上一层麦秸草，能保证冬暖夏凉；结婚新房必须在高粱秸炕席的下面铺上一层最新的麦秸草，说是能保证夫妻恩爱，早生贵子；除夕夜，农家正屋大厅更要撒上一层麦秸草和豆粒，预示新的一年日子会顺顺当当，如意吉祥……

一株小麦自愿舍去头颅变成一棵草，这棵草带着淡香变着法儿让农家人喜爱！只要需要，自己便无怨无悔、粉身碎骨，流芳于世。

其实，“麦秸草”就是那些庄稼人。